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七回 整歸裝游子走長途 抵家門慈親喜無恙

你道翻出些甚麼來？原來第一個翻出來是個「母」字，第二個是「病」字；我見了這兩個字已經急了，連忙再翻那第三個字時，禁不得又是一個「危」字。此時只嚇得我手足冰冷！忙忙的往下再翻，卻是一個「速」字，底下還有一個字，料來是個「歸」字、「回」字之類，也無心去再翻了。連忙懷了電報，出門騎了一匹馬，飛也似的跑到關上，見了繼之，氣也不曾喘定，話也說不出來，倒把繼之嚇了一跳。我在懷裡掏出那電報來，遞給繼之道：「大哥，這會叫我怎樣！」繼之看了道：「那麼你趕緊回去走一趟罷。」我道：「今日就動身，也得要十來天才得到家，叫我怎麼樣呢！」繼之道：「好兄弟，急呢，是怪不得你急，但是你急也沒用。今天下水船是斷來不及了，明天動身罷。」我呆了半晌道：「昨天托大哥的家信，寄了麼？」繼之道：「沒有呢，我因為一時沒有便人，此刻還在家裡書桌子抽屜裡。你令伯知道了沒有呢？」我道：「沒有。」繼之道：「你進城去罷。到令伯處告訴過了，回去拿了那家信銀子，仍舊趕出城來，行李鋪蓋也叫他們給你送出來。今天晚上，你就在這裡住了，明日等下水船到了，就在這裡叫個划子划了去，豈不便當？」我聽了不敢耽擱，一匹馬飛跑進城，見了伯父，告訴了一切，又到房裡去告訴了伯母。伯母歎道：「到底嬌嬌好福氣，有了病，可以叫姪少爺回去；像我這個孤鬼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便咽住了。憇了一憇道：「姪少爺回去，等嬌嬌好了，還請早點出來，我這裡很盼個自己人呢。今天早起給姪少爺說的話，我見姪少爺沒有甚麼推托，正自歡喜，誰知為了嬌嬌的事，又要回去。這是我的孤苦命！姪少爺，你這回再到南京，還不知道見得著我不呢！」我正要回答，伯父慢騰騰的說道：「這回回去了，伏伺得你母親好了，好歹在家裡，安安分分的讀書，用上兩年功，等起了服，也好去小考。不然，就捐個監去下場。我這裡等王俎香的利錢寄到了，就給你寄回去。還出來鬼混些甚麼！小孩子們，有甚麼脾氣不脾氣的！前回你說甚麼不歡喜作八股，我就很想教訓你一頓，可見得你是個不安分、不就範圍的野性子。我們家的子姪，誰像你來！」我只得答應兩個「是」字。伯母道：「姪少爺，你無論出來不出來，請你務必記著我。我雖然沒有甚麼好處給你，也是一場情義。」我方欲回答，我伯父又問道：「你幾時動身？」我道：「今日來不及了，打算明日就動身。」伯父道：「那麼你早點去收拾罷。」

我就辭了出來，回去取了銀子。那家信用不著，就撕掉了。收拾過行李，交代底下人送到關上去。又到上房裡，別過繼之老太太以及繼之夫人，不免也有些珍重的話，不必細表。當下我又騎了馬，走到大關，見過繼之。繼之道：「你此刻不要心急，不要在路自己急出個病來！」我道：「但我所辦的書啟的事，叫哪個接辦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這個你盡放心，其實我抽個空兒，自己也可辦了，何況還有人呢。你這番回去，老伯母好了，就可早點出來。這一向盤桓熟了，倒有點戀戀不捨呢。」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的讀書的話，述了一遍。繼之笑了一笑，並不說話。憇了一會，述農也來勸慰。

當夜我晚飯也不能下咽，那心裡不知亂的怎麼個樣子。一夜天翻來覆去，何曾合得著眼！天還沒亮就起來了，呆呆的坐到天明。走到簽押房，繼之也起來了，正在那裡寫信呢。見了我道：「好早呀！」我道：「一夜不曾睡著，早就起來了。大哥為甚麼也這麼早？」繼之道：「我也替你打算了一夜。你這回只剩了這一兩百銀子，一路做盤纏回去，總要用了點。到了家，老伯母的病，又不知怎麼樣，一切醫藥之費，恐怕不夠，我正在代你躊躇呢。」我道：「費心得很！這個只好等回去了再說罷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可不能。萬一回去真是不夠用，那可怎麼樣呢？我這裡寫著一封信，你帶在身邊。用不著最好，倘是要用錢時，你就拿這封信到我家裡去。我接我家母出來的時候，寫了信托我一位同族家叔，號叫伯衡的，代我經管著一切粗米。你把這信給了他，你要用多少，就向他取多少，不必客氣。到你動身出來的時候，帶著給我匯五千銀子出來。」我道：「萬一我不出來呢？」繼之道：「你怎麼會不出來！你當真聽令伯的話，要在家用功麼？他何嘗想你在家用功，他這話是另外有個道理，你自己不懂，我們旁觀的是很明白的。」說罷，寫完了那封信，又打上一顆小小的圖書，交給我。又取過一個紙包道：「這裡面是三枝土朮，一枝肉桂，也是人家送我的，你也帶在身邊，恐怕老人家要用得著。」我一一領了，收拾起來。此時我感激多謝的話，一句也說不出來，不知怎樣才好。一會梳洗過了，吃了點心。繼之道：「我們也不用客氣了。此時江水淺，漢口的下水船開得早，恐怕也到得早，你先走罷。我昨夜已經交代留下一隻巡船送你去的，情願搖到那裡，我們等他。」於是指揮底下人，將行李搬到巡船上去。述農也過來送行。他同繼之兩人，同送我到巡船上面，還要送到洋船，我再三辭謝。繼之道：「述農恐怕有事，請先上岸罷。我送他一程，還要談談。」述農所說就別去了。繼之一直送我到了下關。等了半天，下水洋船到了，停了輪，巡船搖過去。我上了洋船，安置好行李。這洋船一會兒就要開的，繼之匆匆別去。

我經過一次，知道長江船上人是最雜的，這回偏又尋不出房艙，坐在散艙裡面，守著行李，寸步不敢離開。幸得過了一夜，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，由客棧的伙伴，招呼我到洋涇浜謙益棧住下。這客棧是廣東人開的，棧主人叫做胡乙庚，招呼甚好。我托他打聽幾時有船。他查了一查，說道：「要等三四天呢。」我越發覺得心急如焚，然而也是沒法的事，成日裡猶如坐在針氈上一般，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。

卻說這洋涇浜各家客棧，差不多都是開在沿河一帶，只有這謙益棧是開在一個巷子裡面。這巷子叫做嘉記街。這嘉記街，前面對著洋涇浜，後面通到五馬路的。我出得門時，便望後面踱去。剛轉了個彎，忽見路旁站著一個年輕男子，手裡抱著一個鋪蓋，地下還放著一個鞋籃。旁邊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，在那裡哭。我不禁站住了腳，見那男子只管惡狠狠的望著那婦人，一言不發。我忍不住，便問是甚麼事。那男子道：「我是蘇州航船上的人。這個老太婆來趁船，沒有船錢。他說到上海來尋他的兒子，尋著他兒子，就可以照付的了。我們船主人就趁了他來，叫我拿著行李，同去尋他兒子收船錢。誰知他一會又說在甚麼自來水廠，一會又說在甚麼高昌廟南鐵廠，害我跟著他跑了二三十里的冤枉路，哪裡有他兒子的影兒！這會又說在甚麼客棧了，我又陪著他到這裡，家家客棧都問過了，還是沒有。我哪裡還有工夫去跟他瞎跑！此刻只要他還了我的船錢，我就還他的行李。不然，我只有拿了行李，到船上去交代的了。你看此刻已經兩點多鐘了，我中飯還沒有吃的呢。」我聽了，又觸動了母子之情，暗想這婦人此刻尋兒子不著，心中不知怎樣的著急，我母親此刻病在床上，盼我回去，只怕比他還急呢。便問那男子道：「船錢要多少呢？」那男子道：「只要四百文就夠了。」我就在身邊取出四角小洋錢，交給他道：「我代他還了船錢，你還他鋪蓋罷。」那男子接了小洋錢，放下鋪蓋。我又取出六角小洋錢，給那婦人道：「你也去吃頓飯。要是尋你兒子不著，還是回蘇州去罷，等打聽著了你兒子到底在那裡，再來尋他未遲。」那婦人千恩萬謝的受了。我便不顧而去。

走到馬路上逛逛，繞了個圈子，方才回棧。胡乙庚迎著道：「方才到你房裡去，誰知你出去了。明天晚上有船了呢。」我聽了不勝之喜，便道：「那麼費心代我寫張船票罷。」乙庚道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說罷，讓我到帳房裡去坐。只見他兩個小兒子，在那裡唸書呢，我隨意考問了他幾個字，甚覺得聰明。便閒坐給乙庚談天，說起方才那婦人的事。乙庚道：「你給了錢他麼？」我道：「只代他給了船錢。」乙庚道：「你上了他當了！他那兩個人便是母子，故意申出這個樣兒來騙錢的。下次萬不要給他！」我不覺呆了一呆道：「還不要緊，他騙了去，也是拿來吃飯，我只當給了化子就是了。但是怎麼知道他是母子呢？」乙庚道：「他時常在這些客棧相近的地方做這個把戲，我也碰見過好幾次了。你們過路的人，雖然懂得他的話，卻辨不出他的口音。像我們在這裡久了，一一都聽得出來的。若說這婦人是從蘇州來尋兒子的，自然是蘇州人，該是蘇州口音，航船的人也是本幫、蘇幫居多。他那兩個人，可是一樣的寧波口音，還是寧波奉化縣的口音。你試去細看他，面目還有點相像呢，不是母子是甚麼？你說只當給了化子，他總是拿去吃飯的，可知那婦人並未十分衰頹，那男子更是強壯的時候，為甚麼那婦人不出來幫傭，那男子不做個小買賣，卻串了出來，做這個勾當！還好可憐他麼？」此時天氣甚短，客棧裡的飯，又格外早些，說話之間，茶房已經招呼吃飯。我便到自己房裡去，吃過晚飯，仍然到帳房裡，給乙庚談天，談至更深，方才就寢。

一宿無話。到了次日，我便寫了兩封信，一封給我伯父的，一封給繼之的，拿到帳房，托乙庚代我交代信局，就便問幾時下船。乙庚道：「早呢，要到半夜才開船。這裡動身的人，往往看了夜戲才下船呢。」我道：「太晚了也不便當。」乙庚道：「太早了也無調，總要吃了晚飯去。」我就請他算清了房飯錢，結過了帳，又到馬路上逛逛，好容易又捱了這一天。

到了晚上，動身下船，那時船上還在那裡裝貨呢，人聲嘈雜得很，一直到了十點鐘時候，方才靜了。我在房艙裡沒事，隨意取過一本小說看看，不多一會，就睡著了。及至一覺醒來，耳邊只聽得一片波濤聲音，開出房門看看，只見人聲寂寂，只有些鼾呼的聲音。我披上衣服，走上艙面一看，只見黑的看不見甚麼；遠遠望去，好像一片都是海面，看不見岸。舵樓上面，一個外國人在那裡走來走去。天氣甚冷，不覺打了一個寒噤，就退了下來。此時卻睡不著了，又看了一回書，已經天亮了。我又帶上房門，到艙面上去看看，只見天水相連，茫茫無際；喜得風平浪靜，船也甚穩。

從此天天都在艙面上，給那同船的人談天，倒也不甚寂寞。內中那些人姓甚名誰，當時雖然一一請教過，卻記不得許多了。只有一個姓鄒的，他是個京官，請假出來的，我同他談的天最多。他告訴我：「這回出京，在張家灣打尖，看見一首題壁詩，內中有兩句好的，是『三字官箴憑隔膜，八行京信便通神。』」我便把這兩句，寫在日記簿上。又想起繼之候補四宗人的話，越見得官場上面是一條危途，並且裡面沒有幾個好人，不知我伯父當日為甚要走到官場上去，而且我叔叔在山東也是候補的河同知。幸得我父親當日不走這條路，不然，只怕我也要入了這個迷呢。

閒話少提，卻說輪船走了三天，已經到了，我便僱人挑了行李，一直回家。入得門時，只見我母親同我的一位堂房孀娘，好好的坐在家裡，沒有一點病容，不覺心中大喜。只有我母親見了我的面，倒頓時呆了，登時發怒。

正是：天涯游子心方慰，坐上慈親怒轉加。要我母親為了甚事惱煩起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